

佳音的復興

高樂基與新古典音樂

余仙

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砲聲靜息後，留給世界兩樣遺產：被佔領的國家，和頹廢無律音樂的興起。直到今天，這樣的信息仍然在傳播著，從咖啡廳，酒館，餐室，氾濫到家庭，也侵入了莊嚴的教堂；甚至把和諧，肅穆，和敬畏，趕出了彩色嵌畫玻璃的牆壁之外，實際上確有教堂的管風琴不再使用。

這種“新”敬拜方式，是為了迎合新一代，是效法商業上“顧客第一”的原則，消費主義統治了宗教，信仰和敬虔就得退位，敬拜變成了“慶祝”。慶祝甚麼呀！

波蘭的青年音樂家蕭邦(Frederic Chopin, 1810-1849)，於1831年九月，俄國壓制了波蘭的反抗之後，這樣禱告：

城郊被毀壞了，燒了…莫斯科統治了世界！神啊，你存在嗎？你在那裡，你並不報復伸冤。你容讓俄國再作多少罪惡—或者，你也屬於俄國吧？…有的時候我只能呻吟，痛苦，把我的失望傾注在鋼琴上！神啊，震動地，叫地吞滅這世代的人，降最重的刑罰給法國，他們不肯來幫助我們。

波蘭是國多難的國家。不幸的歷史，長久籠罩著波蘭。亡國流亡的經歷，像是被擄異邦的以色列人，融入了文化，成為音樂的傳統，仿佛是先知耶利米的禱告，從受創傷的心流露出來。國家被蹂躪，是何等的痛苦？何況像詩人一樣，藝術家的敏感，使他更加難以忍受。有人說，那就如同眼看著自己的母親被強姦。這是蕭邦的禱告，錐心泣血的禱告，悲哀的呼籲。滿心想反抗，只是受現實限制，憤怒而沒有力量。

在悲傷中，蕭邦的音樂是悲愴的，被壓出來的，哀婉的音樂，向著神哀呼；但不是絕望。戰後另一批沒有信仰的人，看到殘破頹毀的廢墟，傷殘的倖存者，把他們病態的絕望，在音樂上發洩，就是無律音樂中的破壞，悲嘶。

一百年之後，又一位音樂家出生。

波蘭是一個多難的國家。地處東歐，在十九世紀受俄國的侵佔；一個世紀後，又被德國踐踏。人民的痛苦，可以想見；但力不如人，只一表現於音樂。

高樂基(Henryk Gorecki)波蘭人，生於 1933 年。在幼年的時候，家庭並不鼓勵他學音樂；但他暗地自己練習。

1955 年，他進入克圖維斯高級音樂學院(Higher School of Music Conservatory in Katowice)。連續在巴黎等地獲演奏獎，高樂基聲譽鵲起。畢業後不久，即成為克圖維斯音樂學院的院長。因為他是虔誠的羅馬天主教徒，他教導學生，歷史的聖樂不僅是藝術的紀錄，更是活的生活見證。

1977 年，高樂基接受克拉科的樞機主教沃泰拉(Cardinal of Krakow, Karol Wojtyla)的委任，寫一部作品，紀念司坦尼勞(St. Stanilaw)殉道九百週年。在 1079 年時，司坦尼勞任主教，因為責備國王 King Boleslaus II，在主持彌撒的時候，被王用劍殺死。這主教的剛勇，壯烈殉道，頗似英國坎特伯里的大主教貝凱特(St. Thomas Becket, 1118-1170)，因為反對英王亨利二世，而在大座堂內被四名武士殺死。所不同的是，貝凱特是被無名的凶手殺死；而加害司坦尼勞的凶手，則是堂堂國王。這樣的精神，幾乎肯定的會遭當局之忌。

高樂基接受了這工作。但當時的政權，對他多方騷擾，電話遭竊聽，恫嚇侵害，以至他被迫而辭去院長職位，自己工作；寫成的交響樂蒙福的人(*Beatus Vir*)，沒人願意作指揮演出。他只好自己指揮。

1978 年，沃泰拉被選任教宗，就是保祿彼得二世(John Paul II)。次年，他從梵諦岡訪問故國波蘭，紀念司坦尼勞殉道九百週年。代表道德權威，勝過政治迫害。六月九日那天，蒙福的人在教宗面前首演，克拉科方濟大教堂擠得水洩不通。

低沉的歌聲：“主啊！主啊！主啊！”靜默沒有回應，唱出所有人的沉痛心情。仿佛全波蘭都在悲泣。

後來，轉為歡樂的“基督與我們同在”。教堂鐘聲齊鳴。

短暫沉默後，絃樂沉緩奏著，男中音唱出：

主啊，你是我的神。

我的命運在你手中。

主，神，你是我的拯救。

最後，是可愛的音樂：“嘗嘗主的美善”。明顯的，這音樂的主題：福音是苦難中的盼望，激起人民心弦的共鳴。

亨利高樂基的第三交響曲：悲愴之歌交響曲 (*Symphony of Sorrowful Songs*)。普遍受喜愛古典音樂者的歡迎，而且在購買 CD 的人中，竟然有百分四十是愛現代音樂者，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，幾乎是音樂的“文藝復興”。

音樂傳達信息，帶著真實的情感，如奧古斯丁所說：即使你反抗所講的道，但音樂會飛進你的思想裡面。據說：不少人聽了高樂基的音樂，流出眼淚來；有些公路上駕駛汽車的人，情感激動，淚眼模糊，不能繼續安全駕車，索性把車停在路肩上，先聽完音樂再駕車上路。

音樂能夠改變文化。教堂的音樂開始逐漸改變：膚淺噪雜的音調減少了，嘶叫的聲浪放低了些；慢慢的回復到典雅的音樂；安靜的屬靈氣氛，漸漸進入音樂的主流，奪回了天空。我們可以期望，和平的鴿子，在蔚藍中翱翔。

一個明顯可見的轉變是，出入教堂的人，似乎衣著也規矩了些。自然的，週遭的人，變成和平溫柔，不再急躁的隨時準備爭吵。也許，他們昨夜沒有噩夢，睡得寧謐些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